

送劇喜哀莫

中



莫里哀喜剧选

中

赵少侯 王了一 等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一年·北京



莫里哀半身像

〔法国〕乌东作

中卷目次

唐璜	万 新譯 (1)
恨世者	赵少侯譯 (81)
打出来的医生	赵少侯譯 (157)
伪君子	赵少侯譯 (207)
慳吝人	赵少侯譯 (289)
乔治·唐丹	秦、水譯 (383)

唐 璜

1665 年初次上演

万 新 译
赵 少 侯 校

剧中人物

唐①璜——唐路易的儿子。

斯卡納賴尔。

唐娜埃乐菲尔——唐璜的情妇。

居斯曼——唐娜埃乐菲尔的男僕。

唐喀尔罗 } 唐娜埃乐菲尔的哥哥。
唐阿龙斯 }

唐路易——唐璜的父亲。

法兰西斯克——一个穷人。

沙綠蒂 } 乡下姑娘。
瑪杜丽娜 }

皮埃洛——乡下人，沙綠蒂的情人。

騎士的石象。

拉·薇奧萊特 } 唐璜的僕役。
腊 高 丹 }

狄芒許先生——商人。

拉·腊麦——剑师。

唐璜的侍从多人。

① 西班牙的习惯，貴族姓氏通常都冠以“唐”的字样，如系女子則冠以“唐娜”。

喀尔罗和阿龙斯的侍从多人。

一个幽灵。

地 点

西西里。

第一幕

布景：一座宮殿。

第一場

出場人：斯卡納賴爾，居斯曼。

斯卡納賴爾（手里拿着一個鼻烟壺）不管亞里斯多德和整套哲學是怎樣說的，反正沒有比鼻烟更好的東西了；這是正人君子的嗜好，活在世上不開鼻烟簡直是不配活着。它不但可以舒暢心情，清醒頭腦，並且還能教育人們傾向道德，有了鼻烟就能學着變成正經人。你不是看得很清楚嗎？一個人只要一聞上鼻烟，待人便變得那麼客氣！不管走到哪兒，總是那麼歡天喜地地見人就請他聞一聞。總是等不到別人來要，就迎合他們的意思先把烟遞過去，一点也不假，聞鼻烟能教人心里發生榮譽感和道德感。在這上面不用多說了；把我們剛才的話接着談一談吧。親愛的居斯曼，你的女主人，埃樂菲爾小姐，真的對於我們動身大吃一驚，馬上就追着我們趕上來了？據你說，她的心已經被我的主人深深打動，她要是不在這里找到他，簡直活不下去了？你願意我把我的想



法私下里告訴你嗎？我耽心她的愛情得不到什麼好的報答，她跑到這城里來不會有多大的結果，你們還不如就在原來的地方老老實實地待着別動呢。

居斯曼 那是為什麼呢？請你告訴我，斯卡納賴爾，是誰叫你這樣害怕，竟發生這樣坏的預兆？在這個問題上，你的主人把他的心思跟你表白過了嗎？莫非他告訴你，他對我們已經有點冷淡，非走開不行了？

斯卡納賴爾 並沒有；不過我只要睜開眼稍微一看，對這件事的前途就可以看個差不多；他雖然還沒對我提過半句話，但我幾乎可以担保事情會鬧到那種地步的。我當然也會弄錯，但是，在這種問題上，經驗曾給了我一些光明。

居斯曼 怎麼？難道這種十分突然的不辭而別果真是璜老爺的

一种负义行为嗎？他对埃乐菲尔小姐纯洁的热情，竟能加以这样的侮辱嗎？

斯卡納賴尔 倒不是那么回事，不过他还年輕，并且他也没有勇气……

居斯曼 象他那么有身份的人能够做出这样卑鄙的举动嗎？

斯卡納賴尔 啊！还提什么身份！这又算得了什么呢？这就能拦住他做坏事了嗎！

居斯曼 不过婚姻的神圣結合不是已經把他束縛住了嗎？

斯卡納賴尔 唉！我的可怜的居斯曼，我的朋友，你相信我的話吧，你还不知道璜老爷是什么样的人呢。

居斯曼 說真的，如果他对我們真做出这样不忠实的举动来，那我可实在不能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了；我真不明白其中有什么緣故：当初是那樣的热爱，那樣的迫不及待，又献殷勤，又許心願，又叹息又流泪，写了那么多的情書，一而再再而三地海誓山盟，总之，表示出来的情感是那样激奋，欲望是那样强烈，竟至于在热恋里面冲破了一座女修道院神圣的屏障，把埃乐菲尔小姐弄到手中，而到了現在，老实說，我实在不明白为什么既有当初的一切，却竟会硬起心腸不守諾言。

斯卡納賴尔 我呢，我用不着費事就能理解他，如果你深知他的为人，你也会觉得这并不是什么难事。我并不是說他对埃乐菲尔小姐已經变了心，这点我还不不敢断定。你知道，遵照他的吩咐，我是在他以前动身的；自从他来到这兒之后，还没跟我談过什么話；但是，为小心起見，我只能私下里告訴你：你要知道我的主人璜老爷是个世界上从未有过的最大的恶棍，他是一个疯子，一只狗，一个魔鬼，一个土耳其

人^①，一个异教徒，既不信天堂，也不信地獄，更不信夜游狼^②，他过的真是一种畜生的生活，他是一口伊壁鳩魯的猪^③，一个地道的薩耳达拿把乐^④，他掩着耳朵不听任何人的劝告，凡是我們所信仰的，他都当作无稽之談。你跟我說，他已娶了你的女主人；你可以相信，为了滿足他的情欲，他还能做出更多的事来，拿他那种情欲，他也能娶你，也能娶你的女主人的狗和她的猫。結婚在他看来簡直不算一回事；他只是用結婚这个圈套去追求美女；这是一位結婚专家。太太，小姐，城市女子，乡村妇女，全都对他的口味；如果要我把他在各处各地曾經娶过的女子的姓名都告訴你，那簡直是談到晚上也談不完的一个題目了。听了我这番議論，你已經楞在那里，神色都变了，但这还不过是他这种人物的一种速写；如果要把这幅小照画齐全了，不知还得加上多少笔呢。这就很够使上天憤怒，总有一天降祸于他了；我宁願侍候魔鬼也不願意在他这兒再待下去，他讓我看他那么多丑态怪形，我真盼望他已經死在不知什么地方。但是当一个显赫貴族同时又是个凶恶人物的时候，那是十分可怕的；不管我心里对他怎么样，我还必須忠心耿耿地侍候他，我这种忠心是被恐惧逼出来的；我的心情就受着这种恐惧的挟制，往往逼得我不得不鼓掌贊成我心里所憎恨的东西。你看，他蹣跚到这座殿里来了，我們分手吧。不过你要

① 当时欧洲人对土耳其人頗为歧视，罵人为土耳其人，含有凶狠残酷之意。

② 夜游狼按迷信传说，是一种妖精，夜間变成狼的模样，出来各处游蕩。

③ 伊壁鳩魯是古希腊享乐主义派哲学家，意指唐璜是一个过着放蕩生活的人。

④ 古阿細里亚国王名。据西洋民間传说，他是一个典型的荒淫无道的国君。

听我說：我是很爽直地向你說了这些私話，脫口而出，未免說得快了一点，如果这些話有一点吹进他的耳朵里，我就一定要高声大嚷說你撒謊。

第二場

出場人：唐璜，斯卡納賴尔。

唐璜 什么人在这兒跟你說話？我看好象是埃乐菲尔小姐的那个老居斯曼。

斯卡納賴尔 您猜得倒还差不多。

唐璜 怎么？是他？

斯卡納賴尔 可不就是他嗎！

唐璜 他什么时候到这城里来的？

斯卡納賴尔 昨天晚上。

唐璜 为什么事来的？

斯卡納賴尔 他有什么着急的事，我想您心里是明白的。

唐璜 不用說，就是为了我們的不辞而別吧？

斯卡納賴尔 那个老家伙因为这件事可难受坏了，他刚才还請問我为什么。

唐璜 你怎么回答他的？

斯卡納賴尔 說您对这件事任什么也沒跟我說過。

唐璜 但是，在这件事情上，你是怎么个想法？怎么个看法？

斯卡納賴尔 我想，不会冤枉您，說不定您新近又有什么新的心上人。

唐璜 你真有这样的想法？

斯卡納賴尔 是的。

唐璜 真对！你没猜错，我老实告诉你，的确另有一个对象把埃乐菲尔小姐从我心里驅逐出去了。

斯卡納賴尔 哎！我的上帝！我对我的璜老爷真可說是了如指掌，我深知您的心是世界上对爱情最变化无常的一颗心；它喜欢一段姻緣接着一段姻緣地游蕩下去，决不願意老死守一个对象。

唐璜 告訴我，你不覺得我这样做是滿有道理嗎？

斯卡納賴尔 唉！老爷……

唐璜 怎么？你倒是說呀！

斯卡納賴尔 当然您是滿有道理，如果您願意这样說，誰也不能跟您辯駁。但是，如果您不願意这样說，也許另有一种說法了。

唐璜 好吧！你心里到底是怎么个想法，我允許你尽管說出来。

斯卡納賴尔 那末，老爷，我直截了当地告訴您說吧，我太不贊成您的办法了，我覺得象您这样四面八方搞恋爱，实在不体面。

唐璜 怎么？难道你要我永远守着第一次爱上的人？为了她就非得跟世界隔絕，任何人都不許再看了？竭誠致力地要想博得严守貞操的虛名，把自己一輩子埋葬在唯一的爱情里面，年紀輕輕就在其他一切能讓我們賞心悅目的美女面前变成死人，这能算做一件体面事情嗎！不，不，平生不二色，只有那种愚蠢可笑的人干着才合适；所有的美女都有博得我們欢心的权利；一个女人絕不應該因为自己是第一个受到別人的青睞，便剝夺了其他美女对于我們的心应有的权利。對我說来，無論在哪兒所遇到的美丽容顏，都会教我喜

欢得心花怒放，并且我还很容易地就屈服在它那种甜蜜的魔力之下。尽管我已经有了婚姻的约束，但我对于某一个女子所发生的爱情并不能禁止我的心灵去赏识另外一个女人，那样做是不公道的；我留着这对眼睛来看所有美女的才貌，并且对于每一个漂亮的姑娘都要顺着天性的要求，给她以种种的敬意和酬报。不管怎么样，对于任何我瞧着可爱的人儿，我是不肯拒绝把我的心送给她的；而且，只要一个标致面孔要求我的心，如果我有一万颗心的话，我也要全部奉送。归根到底，刚刚发生的爱情是妙趣无穷的，爱情的可贵就在它那种变幻无常的里面。当我们用百种殷勤来征服一个年轻姑娘那颗心的时候，当我们一天一天地都能看到在这上面所得到的微小进步的时候，当我们用一些热情，用一些眼泪和呻吟去降服一个轻易不肯就范的清白自守的心灵的时候，当我们一步一步地攻破她的一切微弱抵抗的时候，当我们打破了她认为与自己名誉攸关的种种顾虑，终于从容不迫地把她带到我们心想带她去的地方的时候，我们可以嚐受到一种极端甘美的滋味。但是，一旦我们如愿以偿，那就再也没有什么可说，也再也没有什么可盼望的了；恋爱的整个妙处全完结了，如果没有什么新的对象前来刺激我们的欲念，把征服新地那种引人入胜的妙境呈献在我们心头，我们就在这风平浪静的爱情当中沉睡下去了。总之，攻破一个美人的抵抗是最甜蜜的事情；在这种事情上，我的雄心跟攻城略地的野心家一样，老是想从一个胜利飞到另一个胜利，绝不肯把自己的愿望加以限制。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阻挡住我那欲念的强悍刚强之气，我自己感觉到具有一颗爱恋整个大地的心，并且跟亚历山大一样，我衷

心盼望能有其他的世界，好讓我把愛情方面的勝利擴展到那里去。

斯卡納賴爾 我敢發誓，您真會說話！好象您事先都背熟似的，您講的跟整套書一樣。

唐璜 在這上面，你還有什麼可說？

斯卡納賴爾 說老實話，我有話要說，可不知道說什麼好；您把事情說得那樣婉轉動聽，居然好象您挺有理；但是，其實您並沒有理。我原有許多絕妙的想法，都讓您這長篇大套的議論給攪亂了。算了罷；下一次我把要講的道理先寫下來，再來跟您爭辯。

唐璜 你那麼辦就算辦對了。

斯卡納賴爾 但是，老爺，假如我要跟您說，我對您現在過的這種生活實在有點看不慣，是不是也在允許之列呢？

唐璜 怎麼？你敢說我過的生活怎麼樣？

斯卡納賴爾 您的生活當然不錯。不過，只有一樣，我看您現在每月都要結一次婚……

唐璜 還有比這更舒服的事嗎？

斯卡納賴爾 您說的對。我很理解這是非常舒服，非常開心的事，如果一點妨碍都沒有的話，我倒也歡迎您這麼做；但是，老爺，這樣戲弄一種神聖不可侵犯的儀式，並且……

唐璜 得啦，得啦，這是上帝和我之間的一件事，我們自有解決的辦法，用不着你瞎操心。

斯卡納賴爾 說真的，老爺，我常聽人說嘲笑上帝可不是鬧着玩的，自由思想家永遠得不到善終。

唐璜 住口！傻先生。你明明知道我跟你說過我不喜歡動不動就教訓人的人。

斯卡納賴尔 上帝保佑我！我并没跟您说话。您，您做的什么，您自己心里明白；如果您什么都不信奉，您有您的理由；但是世界上有某些无礼的小人，他们是连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而做了自由思想家，他们故意装作无所信仰，只是因为他們认为这样对他们最合适；我要有象那样的一位主人，我一定面对着他清清楚楚对他说：您也竟敢拿上帝作耍吗？象您这样嘲笑最神圣的东西，您一点都不害怕吗？象您这么一个小蚯蚓，小矮子（我这是跟我所说的那位主人说话），您也敢把人人尊敬的东西说得那么滑稽可笑吗？只因为您是个有身份的人，您戴着一个卷得挺美的棕色假发，帽子上还有几根羽毛，身上穿着黄金色的衣服，飘着一些赭红色的丝带（我这不是跟您说话，是跟那位），于是您真就认为自己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无论什么事都可以做，谁也不敢把实情对您说了吗？我虽然是您的僕人，我可要告诉您，上天对于不信上帝的人迟早要加以惩罚，一生作恶多端是不会得到好死的，并且……

唐璜 不要谈这个了！

斯卡納賴尔 那末谈什么呢？

唐璜 现在要谈的是有一个美人已迷住了我的心，在她的魅力吸引之下，我追她一直追到这城里来了。

斯卡納賴尔 六个月以前，您在这兒杀死了一位骑士，老爷，您在这城里真就一点没得可怕的了嗎？

唐璜 有什么可怕的？我不是在决斗场中已经把他杀死了嗎？

斯卡納賴尔 对，杀得真对，他虽死也没有什么可埋怨的。

唐璜 埋怨也没用，而且关于这件事，我已经得到恩赦。

斯卡納賴尔 不错；可是他的亲戚朋友不见得因为这个恩赦就